

張恨水
全集

新斬鬼傳
秘密谷



长篇小说●第二十一卷●

張恨水
全集

新斩鬼传秘密谷

GAZ59/01

(晋)新登字2号

新斩鬼传 秘密谷

张恨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$850 \times 1168 \frac{1}{32}$ 印张: 15.125 字数: 293千字

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

ISBN 7-5378-0772-8

I·750 定价: 平装 11.00元
精装 13.50元



新 斩 鬼 传

目 录

新斩鬼传

许 序	1
自 序	1
第 一 回 钟进士再统斩妖兵	1
第 二 回 玄学鬼乱布标点阵	12
第 三 回 作檄文颜之厚搬书	21
第 四 回 看稟帖钱如命賒酒	35
第 五 回 贾道学饱吃风流棒	44
第 六 回 甄造业甘作守财奴	57
第 七 回 三文钱破头打官司	72
第 八 回 一碗饭流血逐亲爹	83
第 九 回 老妈军誓师狗尾洞	95
第 十 回 短命鬼辞世马头山	108
第十一回 制铁钉将军攻拍击	123
第十二回 戴纸脸士子说慈悲	136
第十三回 显奇能见钱开瞎眼	148
第十四回 得妙诀割肉换良心	161

序

许 廛 父

人死则为鬼。鬼也者，盖人死而魂魄未散则因化为鬼。此中国历来之传说。虽今号称哲理，学者或勿讐其言。顾吾所欲言者，乃不属于是。吾谓鬼之有无可勿论，藉令有鬼，鬼则必为人之魂魄所幻化。人不能有恶而无善。谓鬼无善而尽恶可乎？鬼非尽恶，而人之恶鬼乃不异其疾恶之深。甚至世有恶人，必譬之曰：鬼头鬼脑。人有恶德，必斥之曰：鬼谋鬼计。一若人至于死，其死后之魂魄决无为善之理。嗟夫！此不平之甚者。人则欺鬼，鬼固何负于人邪！不宁维是，今有蝇营狗苟肆谄媚以求荣利者，有阴贼险狠逞淫威以厚积斂者，有貌为恭顺而中怀诡诈者，有阳作忠贞而阴施陷害者，有光天化日设陷阱以诱人者，有投井下石姿蓄恶以报德者，有开口国家闭口民生而戕民卖国之为即出于一手包办者，此皆俨然所谓人也。综其所行，机械变作，残忍狠毒之事，凡具人类面目所不能说，不忍言，甚或恒人理想所不易及者，此属皆能畅所欲为，自然胜任而靡不愉快。故自世有此种人，而吾人乃几不可复为人。此辈愈多，即吾人之受害也愈甚。平心论之，仅谓此辈非人似属为最宽的评判。然试问伊古以来，厉鬼祟人固若是其烈与？厉鬼之所不为而其善者，

许 序

又宁能为此？今人不于此之戚而独畏夫鬼，斯亦慎之甚也。张子恨水以说部名于时，循吾友小雍之请，有《新斩鬼传》之作。鬼胡可斩，而亦何必斩？是知张子之所欲斩，必有甚于鬼者。卓哉！张子果能为此，吾为执鞭犒脱将梓，小雍属一言为序，趣书感想所及而归之东越许廩父于海上清风明月庐。

（载于1931年4月上海《新自由书社》出版之《新斩鬼传》）

自序

早十余年，我看到市上流行的石印本九才子《捉鬼传》，每每大笑不止。后来我以作小说为业，偶然又看到这部书，便觉这不光是开玩笑的书，常和朋友谈起，我的朋友张友森，也极赞成这部书，并说这书不叫捉鬼传，叫《斩鬼传》。因此我收了两部木刻本来研究，果然是《斩鬼传》。前面还有一篇黄越飞康熙庚子年序，我于是知道明末清初的书了。我以为这部书，虽不能像《儒林外史》那样有含蓄，然而他讽刺的笔调，又犀利，又隽永，在中国旧小说界另创一格，这在学界所捧的《何典》之上。自己本想下一番工夫，考证标点出来，作个原著者的功臣，然而我探索了一个月，也不过知道这书，是写明朝的士林而止。书作在明朝，到清朝才刻印的，其他便无从断定，考之既不可能，我是作小说的，何妨续上一段狗尾，也是宣传之一法。有了这个动机，我便作《新斩鬼传》。

这一部书开始在十五年，正是安福二次当国的时代，我住在北京，见了不少的人中之鬼，随手拈来，便是绝好材料，写得却不费力；不过环境变化，我觉得可以适可而止，便未向下作。加之我年来常看些佛书，不愿多造口孽，虽然还以小说为业，这样明明白白的讥讽文字，我也不愿作，所

自序

以就束之高阁了。去冬到上海，马凡鸟兄介绍我和几位朋友相见，说他们有几位要想办杂志，希望得我一部小说，若是没有工夫作，旧的也可以。马君是见过《新斩鬼传》的，便要我把此书出让。对于此书，我本不想问世，落得人家说我一句会骂人。而马君却笑说，有些地方，还不失为幽默；可以让人见你另一种笔法。我情不可却，只好答应了，后来稿子寄到上海，他们竟十分赞成，赶着出单行本，这便是此书刊印始末的实情了。

最近上海小报界同志，连我一篇短的讽刺小说《小说迷魂游地府记》都翻印了。数年前，我少不处事骂人的文字，而今虽要藏拙，竟是不可能。那末，这篇《新斩鬼传》，我自动的印出来也好。我不敢说什么知我罪我，都在此书。据卫生家说，每日大笑数次，是与人身有益的。这部书里，倒有几处，看了可以发一大笑。在这一点，读者或不至于开卷无益，这就算是我的贡献吧。

民国二十年三月三十日晚潜张恨水序于旧都

第 一 回 钟进士再统斩妖兵

却说钟馗剿抚群鬼之后，玉皇大帝封了他为翊圣除邪雷霆驱魔帝君，他在庙中，享受烟火，却也逍遥自在。又过了几百年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忽然大闹革命，将玉帝推翻，改建了共和天。钟馗虽是一位军官领袖，究竟是文官出身，不是老孙的对手，自然不能抗拒。况且推翻专制，改造共和，把一姓的天上，公诸众天民，和从前变换朝代不同，也无反对之必要，所以钟进士他依旧把这驱魔的职位，继续干下去。有一天，钟馗闲下无事，走出庙来，要在外面运动运动，藉以吸一点新鲜空气。刚走出庙门，无意中抬头一看，只见庙上唐德宗皇帝所赐“哪有这样事”的那块匾，现在换了，匾上的字改为“真有这样事”。钟馗勃然大怒道：“我驱魔帝君庙门的匾额，威信所关，谁有这么大的狗胆？敢前来偷换，此虽是小事，但是自己庙门的匾额，都给人偷换了，那还除什么邪？驱什么魔？”他越想越气，便召集含冤负屈两位将军，在庙里大殿上开三头会议。含冤道：“据我看来，这一块匾，恐怕是好人换的。我想德宗所赐哪有这样事，是指我们而言，他以为哪能生出这一个捉鬼的来呢？现在这人换的，却是指群鬼而言。他的意思，以为天下真有这样事。说不定还是成心激我们出马呢！”钟馗想了一想道：“这话也有道理，不过这个人居然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，他的胆子，也就不小了。”负屈道：“既然有这件事，我们不可忽略，

应当着手调查调查真相。”钟馗一想，这话也对，就派负屈为调查专员，叫他就到阳世去实行侦探。负屈得了命令，当日就改了时装，带领两个阴兵，往阳世而来，他们驾起云头，哪消片刻，就到了阳世。负屈正念着催云诀，向南而行，忽见一股黑气，直上云霄，负屈一见，以为必是妖精来了，赶紧抽出宝剑，按下云头，朝底下一望，只见一家人家的屋子里，有一个人躺在床上吹箫，大概是用功太猛，把箫放下，两个鼻子里一大股黑气，望外直窜。最不解的，就是吹箫的时候，要点一盏小灯，在那里烧箫眼。这种奏乐的法子，真是特别极了，一个阴兵把鼻子吸了一吸，说道：“奇怪，这是一股什么气味。香又不是香，臭又不是臭，触鼻子得很。”负屈闻了一闻，也觉得有一股气味，便把鼻子迎着风去闻，他们三人，头里闻着这股气味，好像有点触鼻子，后来闻久了，居然有些香味。闻着不但不难受，而且精神十分痛快。那两位阴兵，究竟道行浅些，不由得昏昏沉沉，有点儿情不自持，头重脚轻，一个倒栽葱，由云端里跌了下来。负屈一见，恍然大悟，知道这股香味，不是好东西。赶紧按下云头，走到平地，将两位阴兵救起。还好，他两人这一交跌在青草堆里，并没有受什么重伤。负屈对两个阴兵道：“刚才我看吹箫的那个东西，决不是人，若不是妖怪，就是一种什么恶鬼。照我看来，这人这一根洞箫，实在是一件法宝，比韩湘子的那根笛，当有同样的功用，不说别的，我们只闻他箫孔里出来的一种气味，就昏昏沉沉，他那根箫的变化，可想而知。我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，赶紧回去禀报帝君再作道理。”两个阴兵同声说道：“这话极对，刚才我们闻见他一股香味，不知怎样，就跌倒了。就是将军，也几乎中

迷，这一定是一个鬼。不然，没有这样厉害的魔法。”三个人正在这里讨论，只见那个吹箫的人，一脚移不了三寸，弯着他的腰，遥遥咳嗽着而来。他身上穿一件灰布袍子，黑的是点，黄的是斑，满身画了许多写意的山水人物。他头戴一顶瓜皮帽，安了一个酱色的小帽顶儿。帽子映着太阳，像干膏药一样，放出一片一片的光来。等这人走到面前，把他的脸色看清楚，大家不由得吓了一跳，他脸上哪里有肉，简直是把一张薄蜡，在骷髅上蒙了一层，一对尖腮，伸出一张薄皮嘴，鼻子下玉柱双垂，好像机械悬着一样，一会儿左边的望鼻子眼里一缩，一会儿右边的望唇上一伸，一上一下，灵巧得很。他那一双手，像装了黄金一般，又干又长，配上那十个漆黑的长指甲，锋利可怕，有一个阴兵私私的对负屈说道：“将军，这个人有些像害了病的雷神，千万别惹他。”负屈道：“不然，这个人一脸的晦气，不会是雷神，恐怕是棺材里的陈尸，涂了黄蜡，别管他，我且来试他一试。”说着，便把宝剑一横，挡住大路口里喊道：“何处的鬼怪？白昼现形，我乃驱魔帝君部下，帮办剿鬼事宜，负屈将军便是，快快通名受死。”那人正闭着两只眼，走一步，打一个盹儿，猛然听见一喝，方才抬起头来，半开着眼睛，看了负屈一眼，他有气无力，慢慢的说道：“你这人好生无礼，我与你往日无仇。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那两条鼻涕，已经拖到嘴边下，他用鼻子一吸，两条鼻涕缩进去了一大半，他接上说：“近日无怨，你拿剑挡我的去路，是什么道理？”负屈道：“我奉天庭命令，专门捉鬼，我看你生气毫无，决不是个人，特意来拿你。”说着，就是一剑砍了过去。那人一闪，在裤腰带上，抽出那根洞箫，连忙挡住。负屈见他抽出

洞箫来抵御，不由大怒，收回剑来，又是劈头一砍。这个时候，他又发现了一桩事，原来那支洞箫，半中间，还安了一个小锤，当负屈一剑砍去的时候，正巧砍在锤上，只见火星乱飞，负屈的宝剑，砍了一个大口子。那人道：“你一再相逼，莫要怪我不恭了，看枪！”说着，便把那支带锤的洞箫，望负屈嘴里一塞，说道：“你玩一口。”负屈被这支洞箫一塞，四肢无力，剑就抬不起来。两个阴兵一见大事不好，赶忙上前，抢了负屈就跑，那人打了一个呵欠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用箫指着负屈喘吁吁的说道：“我去过瘾要紧，不来追你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一支斑竹老枪，是修炼了百多年的东西，以前也不知结果了多少性命，葬送多少英雄豪杰，自从得这支老枪之后，朝夜练习，片刻不离，已有追魂夺魄之功，你要不知进退，前来犯我，你就是自来找死了。”话说完，他咳嗽了一阵，弯着腰，闭着眼睛，慢慢的走了。两个阴兵，抬着负屈跑了一箭之远，见那人并不追赶，方才站定脚步。负屈昏迷了一阵，这时已经醒了过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厉害的锤箫！”睁眼一看，不见敌人，见两个阴兵站在左右，便问道：“这怪杀法真是厉害，现在他到哪里去了？”阴兵便将那人的话说了一遍，负屈道：“不能吧！他那支洞箫似的东西，不过二尺长上下，怎么会是一支枪呢？”两个阴兵道：“现在阳世里，添了许多枪，什么勃朗林，什么自来得，什么七响九响，名目很多，也许他这枪，是新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并不认识。”负屈道：“你这话说得也有理。总之，他那个枪打着倒没有什么，就是进不得嘴，一沾着嘴，就是躺下，我们道行浅，决破不了这枪法，回去报告帝君再说。”两个阴兵说：“是极！”便一同驾起云

头，复回庙来。钟馗一见他三人回来，连忙问道：“如何这样狼狈？给谁打败了吗？”负屈一字不瞒，就把所遇见的事，对钟馗都说了，并且说：“照末将看起来，阳世间的鬼，现在越发的多了，非大张挞伐不可！”钟馗道：“据你所说的那个怪物，我们就有出发之必要！就是没有什么鬼，我们出去清清乡，以免宵小隐藏，也是好的。”主意拿定，便将全部军队一千五百阴兵，分作三支队，向阳世出发。钟馗自己出中路，负屈出左翼，含冤出右翼。三支人马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前来。原来钟馗部下，原是五百阴兵，这几年来，他陆续招了许多批输送兵，专运军需，后来因输送兵解散可惜，改了补充队，共一千名。这回出征，他觉得补充队多过正额军队两倍，有些冠裳倒置，就索性全数改编了。他统着三支阴兵，一路行来，不觉已到了负屈遇见怪物地方，便念了一个招神诀，将本方土地招来，这位土地爷，在这地方，虽然也是个头等人物，哪里会过天神，如今被招神诀招来，直吓得两只腿弹琵琶，老早把帽子取了下来，一只手按着大腿，对了钟馗把腰弯成九十度，行了一个鞠躬礼。钟馗把头略点一点，至多也不过两三度，便问道：“这里叫什么地名？”土地道：“这里归芙蓉城管，是云雾山烟霞洞边的一个小地方，叫做黑甜乡。”钟馗道：“据密探报告，此地有一个恶妖怪，善使带锤短枪，这话真吗？”土地道：“善使带锤短枪的人，这里多得很，不止一个。”钟馗道：“既然很多，必有领袖，这为首的人是谁？”土地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，不过这里一班人，无论上下老少，都称他为鸦片鬼。”钟馗听了土地的话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呵！这样的人，就叫做鸦片鬼，你且回去，我自的道理。”土地听了这

话，又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，倒退了几步，然后才走了。钟馗休息了片刻，便下了攻击令，吩咐左右二翼，包抄着黑甜乡，向鸦片鬼的巢穴而来。这时鸦片鬼正躺在床上过第七次瘾，一位小庄丁匆匆忙忙跑到屋里来，说道：“庄主，不好了，不知道哪里来了这些个兵，杀进我们庄来了。”鸦片鬼一只手捧着那管紫竹枪，枪嘴抵在左腿上，闭着眼睛，已经迷糊过去了，庄丁一阵乱嚷，他才睁开眼睛，他头上那顶瓜皮帽压在枕头上，已经互相吸引起了作用，不容易动。鸦片鬼的小尖头，在帽子里一转，回过半边脸来问道：“什么事？这样大惊小怪。”庄丁道“有许多兵，打进庄来了！”鸦片鬼道：“怪呀！谁来打我的庄子？”说完，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，他把那枪上烧好的一口烟，对着床上的烟灯，只管呼噜呼噜吸起来。庄丁见他不理，只得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跑进来说道：“实在了不得！那些兵离这里也不过一里路了。”鸦片鬼正吸着一口烟，一只手捧着烟枪，一只手拿着一根烟签子，直把烟斗上的烟，极力的望斗眼里塞，他嘴沾住了，没有工夫说话，偏过一点头来，只对庄丁翻白眼珠子，这就是叫他别走的意思。这庄丁也领会了他的意思，站着没有动，可是静静的听着，遥遥已有喊杀之声，不用说，这是外面的兵打进庄来了。再一看鸦片鬼睡在床上，抽了一口之后，又烧了一个泡子，安上烟斗，重新抽第二口。庄丁急得满头是汗，催又不敢催，外面喊杀之声，越叫越近。这时鸦片鬼家里的人，接二连三的望里面报告不好的消息，鸦片鬼抽完一口烟，闭着嘴爬起半截身子来，将床上放着的茶壶，嘴对嘴，咽喉一声，喝了一口，然后坐在床上，捧起水烟袋，点着纸煤子，他装了一袋烟，用两个指头将纸